

44-279

4634

晦明軒稿

漢書古注輯存序

唐書稱顏祕書爲班孟堅忠臣以其集古注之大成

也然王勃傳九歲得師古漢書注讀之作指瑕以摘

其失是當時已有異議至國朝諸儒更覺其多所

掠美今以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照之掩襲之迹不堪

指數昭昭在前何得以冥符爲解尤可怪者顏遊秦

爲師古叔父所撰漢書決疑十二卷舊唐書贊其爲

學者所稱又言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高似孫子略謂師古注卽

因遊秦此必史臣親見大顏書故著爲是說今據索

重訂說文古本考

徐騎省校定說文自云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是說文自騎省以後宜無異議而其弟楚金繫傳卽多異同論者謂實有勝其兄者戴侗六書故多引唐本以相訂正至國朝諸儒復以玉篇廣韻經典釋文五經文字應元一切經音義所引說文校之乃覺二徐均有未審及沈匏廬說文古本考鄭子尹說文逸字出則不惟字句多可議其脫逸亦復不少自斯以來幾疑說文有定本矣余庚辰之

春東遊日本得慧琳一切經音義又得希齡續一切音義其所引說文幾備全部又得淨土三部經音義和名類聚鈔新撰字鏡以比勘之又得空海篆隸萬象名義以校顧野王原本玉篇古逸叢書本其次第悉合乃知空海悉以玉篇爲藍本玉篇又以說文爲藍本其所增入之字皆附其後絕不同宋人大廣益玉篇與說文隸字多所凌亂也今以玉篇以下之書定說文之字句又以玉篇原本定說文之次第縱不敢謂頓還叔重之舊觀亦庶幾野王之逕見云耳

隋書經籍志補證稿本記

自班氏撰藝文志網羅三代秦漢之籍至爲精審然已有遺漏如素問之類不得謂後出者皆僞書也至隋書

經籍志合阮氏七錄以爲書燦然大備而梁有今亡者已多不第漢志所載半從俄空也然以裴松之劉昭酈道元之所徵引不見於隋志者何可勝數李唐而下撰述愈紛新舊兩唐志尤爲不備卽其所錄存者未必盡可據觀崇文總目所載則已十不得二三矣於是鄭夾際有通志藝文略通歷代而錄之不著

存佚大抵卽多本史志未遑博探明代焦弱侯復爲國史經籍志亦因沿鄭書未見翔實 國朝章宗源始斷代爲隋書經籍考證惜原稿散佚僅存史部一類亦疑有殘缺以不載袁宏後漢書之類是也近聞南海林氏亦有史部逸書稿本而亦未刊布余少好綴緝涉獵所及罔不甄錄歲月侵尋積稿已多而茲事體大斯之未信五十以後專力於地志之書此事遂度高閣尙未知壽命何如能償斯願否
光緒己亥五月宜都楊守敬記

補古今人表

班氏撰人表以存秦漢以前人物之略後人多以爲於漢書爲贅旒 國朝梁氏玉繩爲人表考各著所出之書若爲小傳者然深得班氏之旨矣顧自張氏晏以來傳抄奪亂不可究詰只如柳下惠之高風勁節豈宜在刪除之列其有位卑名隱無所表見在班氏當日錄不勝錄或有所去取今去班氏又二千年矣古籍之存者愈微間有姓名如吉光片羽正宜甄錄以爲尙論之資班氏分上中下九等前儒多議其

品隲不當今收拾殘賸之餘豈復可效顰乃依韻鈔
存不分賢否但以供學者考徵云耳

唐宋類書引用書目錄序

古書之存佚以歷代史志爲識志是矣顧凡見於唐
宋類書及裴注三國李注文選劉注世說所引古籍
爲隋唐志不錄者不勝指數惟太平御覽水經注卷
首有引用書目皆後人所補草率標記脫漏實多
國朝趙翼始有三國志注引用書目汪師韓文選引
用書目學者躋之而其他仍無人爲記錄者守敬夙
好綴輯嘗取唐宋以前類書及所得日本古書凡有
徵引皆各爲一目以考見古書之崖略又本非類書

而引用古書爲多者亦並錄焉後之人因吾所爲目錄凡經史子集之已佚者並爲刺出彙爲大部使漢唐古義不泯滅於淺薄之流俗先聖先賢之靈實式憑之企予望之矣

三續寰宇訪碑錄序

同治癸亥余年二十有三人即好金石之學時館於東草廡七條胡同每日放館後即徒步至琉璃廠物色拓本歸來行人已斷踉蹌於車迹馬蹄間及到館則漏已三四鼓矣無間寒暑旁人多非笑之謂一時金石之癖無有比者其時當兵燹之後都中拓本多不備篋中無東魏太公呂望碑南旋道出汲縣北關未食即攜麈墨迴至北十里太公廟前手打之歸店而同夥者皆鼾睡矣此事蘄州黃翔雲雲鶴曾記

其集中非虛語也歐陽公云物聚於所好而常得於
有力之強余乃以措大置身於人海中非唯力不强
卽前人所謂典衣入相國寺者亦未足以喻其苦蓋
並無衣之可典也然以好之之篤不能得舊拓而新
本固已盈篋累筐矣其時會稽趙撫叔之謙方撰補
寰宇訪碑錄書出則脫漏宏多而其人高自標置不
受攻錯故余所得拓本出於趙書之外者已數百事
而未入其錄中自是有別爲三續之志庚辰東渡又
得日本諸石刻補入之歸後伏處黃州江濱十年間
絕無所得光緒壬寅今滿州劉齋尙書巡撫音楚得
見所藏諸石又得上虞羅君叔耘輯本乃合而編之
博瓦文字別爲一書與孫趙羅體例略殊然皆流傳
有自不敢據方志傳錄也

集帖目錄序

自南唐昇元爲集帖之權輿宋代淳化祕閣太清樓
相繼而起至南渡後此風愈熾見於法帖譜系鳳墅
石刻者已多散佚明代諸王尤好摹帖然皆不出淳
化範圍至文董吳江邨梁蔗林乃獨出手眼從真迹
上石而涿州馮氏海甯陳氏仍多重鑄二王以後北
魏風熾南派寂寥誠以展轉摹勒不如當時之原刊
但邑子造象何能遍得法書名家剝泐之餘誰云下
真迹一等以故偏嗜篆隸者往往不嫻行草 國朝

唯王良常翁覃溪吳荷屋張叔未諸家考證集帖源流確有依據而其他則不免土苴視之余以爲篆隸古樸誠不能舍漢魏碑碣別尋蹊徑而行草精妙又何能舍山陰平原誤入歧途自粵匪之亂海內集帖大半亡佚余三十年前在都城從南海倫君五常得見吳荷屋帖鏡稿本凡宋元以來瓊拓靡不各爲細目草稿塗乙皆出荷屋手腕方擬錄副竟爲蕭翼賺去良用悵惘因與東莞黃君家駒銳意補錄時寓後孫公園與琉璃廠相近每日與黃君橐筆於各書畫碑帖店抄錄其目積久遂得二十餘冊較吳書尤倍之庚辰攜之至日本又失去宋元數冊遂度閣之去年檢理舊稿尙盈十餘冊乃使書手淨寫之若有好事者以之上本亦荷屋之志也

光緒乙巳春正月宜都楊守敬記

新編婦人良方補遺大全二十四卷

首陳自明自序次行題臨川陳自明良甫編集三
行題鰲峰熊宗立道軒補遺每半校十二行行二
十二字熊宗立未何代人以此本字體定之當爲
建安麻沙本訪古志載有明天順八年刊本余亦
得殘本三册行款與此同而鐫刻失其圓潤當是
據此本重翻據薛已校注婦人良方凡例一各論
有陳無擇熊鰲峰二先生評論治法云云以宗立
與自明並稱知所補必皆有依據效驗故薛氏推

重之且宗立於陳氏原書多所刪削改訂正可參其異同而核其長短況此熊本金亦不常見安得不亟錄之

宣統庚戌四月七日宜都楊守敬記

十三經集證 十八冊

黃岡萬希槐撰希槐有困學紀聞集證爲閩何全後勁此本無卷數但分爲十八巨冊所考自經典釋文以下凡諸傳記引經語異同悉載之略如翟灝之四書考異而簡覈過之誠治經之管鑰也光緒丁亥其裔孫某某以稿本呈張劬予學使意欲請其鑄諸板而學使無意刊書仍以其稿發下守敬因得縱觀欲爲傳錄以卷帙浩繁而止厥後趙學使刻湖北叢書其孫懲前

事堅不肯出而司叢書事者爲漢陽關君棠余告之但請學使以公文下黃岡縣言其必刻之狀其家當以書出而關君以輯書已多不願枉求余謂君所輯他書皆不如此書之善失此不刊不獨爲吾楚惜亦當爲天下學者恨關君謂然厥後終無札飭到黃而叢書告竣矣聞此書稿本僅有二通守之者皆貧士終未能墨諸板恐他日不免散失追記於此使後之留心經學者物色焉

庚子三月吳縣王勝之學使假得其手稿本倩守敬爲鈔之置經心書院

此書外有蘄州陳詩湖北考古錄皆錄湖北唐以前古記遺聞一切方志附會之談不與焉其稿已爲關君借得余以爲此必當收錄乃叢書出亦在所棄而所選刻者大半翻刻現存之板如繹志讀書說之類次者爲瑕瑜互見之書如郝京山之詩經詳解陳士元之姓觴李道平之周易集解纂疏又其次者淺薄遊戲之言亦充其數以如斯巨款刻諸不急之書而大雅宏通之作乃熟視無覩使他邦學者謂吾楚二百年

來撰著僅僅如斯是誰之恥也光緒戊戌三月
廿七日記

輿地名勝志一百九十三卷

石倉以博洽聞一時其藏書亦最富此輿地名
勝志前有自序自道其著此書原委閱十年而
後成其採摭郡縣方志甚備且多祕文墜冊自
提要有頗無倫次時亦舛訛不著出典之誦附
於存目中其聲稱遂微自全榭山趙一清校水
經注孫淵如纂續古文苑多所取資好古者始
稍稍重之余謂他不具論卽其將水經注分縣
割隸此非熟於古今沿革心有識別者而能之

乎唯其著書之意不在沿革古迹而在於名勝
名勝爲古所無者不得不取近代方志故不著
所出意欲成一家言然其引唐以前古書又未
嘗不載出典也平心論之上擬元和郡縣志太
平寰宇記誠不足以視祝穆方輿勝覽王象之
輿地紀勝則爲簡而要矣

全榭山謂其引水經注與今本多異又有出於
今本之外者遂疑石倉所見水經注有出於樂
永言之前者此則不然良由石倉用力於地學
甚久於水經注必別有校本其附入此書未暇
著明其說至於水經注逸文則必得之古方志
而亦未著所出此則不能不爲石倉憾耳

古詩輯存序

隋書經籍志所載集部自荀況至王粲凡四百三十
七部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部新舊兩唐志有六
百餘部當是並亡佚錄之至崇文總目則自漢至隋
僅十五家自後舊存者日多殘缺新增者悉是輯本
元明以來所稱舊集惟阮籍嵇康陶潛鮑照江淹五
家陸士龍集號稱完帙以文館詞林照之亦非原書
蓋自有別集以來十不存一矣以故明代梅鼎祚有
文紀之輯實本於張采馮惟訥有詩紀之輯文紀收羅未

備國朝嚴可均重訂補之詩紀見聞殊博大端已

具

張之象張溥等皆因馮書變其體例其實無所增損

然其所錄多不注出典

亦間有舛誤故來馮舒之匡謬今細核之詩紀固有
濫收匡謬亦得失參半以余流覽所及故書雅記爲
馮氏遺漏者亦復不少今嚴氏之書旣已刊布而馮
氏詩紀實未足以配之且其板早毀承學之士唏焉
余十年前有志斯事發策校輯已有成書以卷帙旣
繁力不能刊存之篋中會今南皮宮保有存古學
堂之設乃覆校之編第一仍詩紀之舊的爲後人擬

作者黜之舛誤者正之逸篇祕句皆著所出贊頌辭
銘已見嚴書者不錄卷帙雖稍縮於文紀而三百篇
以下詩人之興觀羣怨已大備其中不可謂非國粹
巨典也雅材好博之君子或亦有取於斯

光緒乙巳八月宜都楊守敬記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七卷

嚴氏此書自言用力二十餘年其鐵橋漫稿中

答陳碩士書及答徐星伯書言之甚詳鐵橋沒

後其稿爲同縣蔣壑所得爲編目錄亦未刻至

光緒己卯其子錫仁始刻之

蔣氏刻此目亦頗矜慎唯嚴氏所爲

小傳皆不注所出其見正史者蔣氏爲注之其
隱祕者大抵卽見於所引文原書中蔣氏憚於
翻檢亦未免
留此遺恨而嚴氏原書展轉歸巴陵方柳橋

功惠又至甲午黃岡王氏始出資刻于廣州蓋

距嚴氏書成已七十年顧邇來頗有傳此書本

爲孫淵如所纂者謂其言出自吳山尊余謂是
大不然嚴氏纂此書當時所與交游者皆知其
事其致徐星伯書欲得梁永陽王前墓志及隋
高麗碑今此書已有梁墓志文當是星伯錄寄
此志爲海內孤本今在吳縣潘氏孫氏訪碑錄
所未載尤此書爲嚴氏作非孫氏作之切證嚴
氏自言其所撰書借刻他人良由生本寒素橐
筆依人不能不有所假借如說文校議孔子集
語抱朴子等書本皆嚴氏獨撰因刻本署孫姚

繼氏等名遂亦自稱同撰又如京氏易原于王
復本南越志原于章宗源本亦自言不諱其肯
攘他人大部如此書非唯情所不有亦力所不
能觀漫稿中與孫氏書卽淵如也其姪直不隨人俯

仰已可概見山尊或亦其平日所侮者故駕言
以誣之與山尊與孫氏校韓非子晏子春秋皆顧千里書也至其書之

精密遠出章宗源隋書經籍志上余嘗因馮氏
詩紀不注所出爲考其根源注其異同補其遺
漏名曰古詩存成書二百卷以配嚴氏書如驂

之靳亦以篇什浩繁力不能刊附記於此以告
來者

補嚴氏古文存序

嚴氏輯錄此書用力二十七年至爲翔實此書出而
梅鼎祚張采張溥之書皆可廢或疑爲孫淵如作者
殆耳食之談別詳顧如洛陽伽藍記載祖瑩北海王

顥與莊帝書全蜀藝文志載嚴君平座右銘辛德源
至真觀記皆所漏落余於日本得文館詞林及文鏡
祕府論又得朝鮮東古文存中多嚴氏所未見又自
道咸以來金石之出土者綦多似不可不補錄之也
嘉魚劉君心源考定鼎彝之文至爲精審乃以金文

任之合編成二十卷劉君謂嚴氏不摹原文多據舊
釋未可依據乃影寫拓本後附釋文較嚴氏爲矜慎
矣

清故四品銜戶部主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喬森字頤山又字木公廣東遂溪縣樅川鄉人
也父諱某由行伍擢外委以故君少而好馳馬試劍
年二十餘始折節讀書穎敏有夙慧目光若電殷學
使壽彭按試日題擬潘安仁秋與賦如雙鵠並飛學
使驚異之值七夕招飲卽席試擬柳子厚乞巧文洋
洋數千言援筆立就酒未闌也稿出一日遍傳於市
旋以咸豐辛酉拔貢連舉於鄉壬戌之冬與守敬相
遇於樊城傾蓋遂成莫逆君入都則遍交當代賢豪

一時才名冠輦下若南皮張宮保順德李侍郎奉新
許中丞桐廬袁太常番禺梁觀察皆以國士期之而
昕夕過從則文昌潘戶部孺初歸善鄧鴻臚鐵香及
守敬三人耳既而潘先生首贊助之爲戶部主事非
其好也南遊謁曾文正公於金陵目爲奇男子與彭
剛直公鍼芥尤合挽留弗得乃資以遊廬山而歸今
集中遊匡廬詩五首論者謂自歐蘇後無此奇作會
李中丞福泰撫粵羅致幕中一語不合拂衣而去當
斯時君足跡所至莫不倒屣相迎但稍事委隨開府
節鉞皆意中事終不肯一豪假借所謂龍性難馴者
與集中詩與爲諸侯客何如 天子恩可以知其
概矣旋丁外艱服闋後復入都又屢不得志於有司
意興索然常寄牢騷於杯酒間自是以來鐵香錚錚
於言官潘先生沈滯於農部余與君則南北奔走聚
散不常兩人髮亦種種矣庚辰余東渡日本則聞潘
先生已解組歸瓊州君亦移家雷郡郭外灌園種樹
自號東臬老農不復有出山之想暨法越構兵南皮
宮保總制兩粵彭剛直公以 欽差督師皆君故

人文章奏請以君與潘先生同辦雷瓊團防蒙

旨獎四品銜未幾鐵香奉

命定法越疆界事竣

亦請假還惠州及余自海東歸旋聞鐵香以卒病歿
又一年潘先生復歸道山屈指天涯知己白首故人
唯吾與君在耳去年有海康梁成久者來鄂知君杖
履逍遙康健如昔爲之神往何意今年六月又以君
喪來赴吁守敬生長僻鄉幸因君得見潘先生及鄧
鐵香嘗謂潘先生今之何點也鐵香今之趙清獻也
君則今之陳元龍也守敬於此三人皆無能爲役而

皆引爲知交故自睽別以來落月屋梁未嘗不往來
於夢魂中今無一存者可勝痛哉潘先生潦倒終身
君亦自廢不起鐵香駸駸嚮用矣亦未竟其施守敬
則一事無成須髮如絲雖有等身撰述而半未脫稿
駒影已迫尙未知命竟何如不至終淹否所爲旣悲
逝者亦行自念也君主雷陽講席近三十年中間或
爲省會博學館總教習學海堂學長著錄弟子數千
人君故雄於詩其少作爲潘先生所手鈔者已有數
巨册今又三十年頗聞其不甚愛惜晚年隨意作畫

每畫必題一詩是在及門諸子搜輯之責矣然述君生平不爲祖士雅劉越石一輩人而使之以詩文傳吾知非君之志矣君以光緒乙巳五月七日以足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三臨卒時詔其家人以墓志囑守敬其門人鄭君賢相不遠八千里來此其風義亦非君不能得之守敬何可以不文辭銘曰

海南畸人燕趙壯士不衫不履佚宕自喜弱冠弄翰軼今邁往躍馬三邊山河一掌誰謂騏驥虞坂不騁賁志以沒九閭何省託迹東陵縱情詩酒試剖臣心熱血數斗白日西匿滄海橫流哀哉陳君不如田疇光緒三十有一年歲次乙巳七月 立

妻吳氏子二長聰彝廩貢生次聰睿睿先卒

妾樊氏女一適鄭先卒

妾林氏子三聰懿聰齋聰惠俱幼

孫文淵文華

淦水集

趙閑閑淦水集海內著錄家不聞有原刊本

仲繹侍郎得曹秋岳舊鈔本又得何義門昆仲

校本及新城王氏浙中朱氏諸本參校於書眉

上殊爲詳慎囑

守敬

審定刻之曹本謬誤宏多

而傳錄最先故以爲原諸家異同亦互有得失

大抵皆比勘字句之間未遑博考典籍如原教

篇以身繫諸道德仁義禮誤身作事不知出楊

子法言廣平郡王篇妹夫吾也藍作妹天吾藍

也不知出金史完顏承暉傳裕州學記或隸襄
城或隸清陽誤作潁昌潁汝陰不考魏書地形
志及隋書地理志甚至大椿賦松茂柏兌誤兌
爲悅不考詩大雅皇矣篇答李天英書李十八
誤李爲五不考仇池筆記諸如此類皆直據經
典以正之集中諸賢名位爵里則遍檢金史歸
潛志中州集遺山滹南等集并略著出處使知
闕閑當日爲金源泰斗其所往來酬酢者皆一
代傳人不獨遺山矯矯爲高足弟子也原鈔本
未附乞伏材重脩唐帝廟記是據安陽金石志
鈔出今考閑閑諸文見於金石著錄者尙有遊
草堂寺詩在陝西鄠縣蓋公和尚行狀銘在山
東東昌利州精巖寺圓蓋和尚塔在喀喇沁左
翼利州城東鄧州宣聖廟碑在河南鄧州皆此
集所無當一併據拓本附入 侍郎其有意乎
光緒乙巳九月宜都楊守敬記

石 土

趾 矣

金

未詳之為何重前御帝賦詩

此目車未

光緒丁未
正月刊成

王癸金石跋

余少好金石文字每有所得必爲之考證積久成數百篇又玩其書法成平碑帖記四冊庚辰攜之東渡日本竟并失之歸後爲黃岡校官同好者絕無其人以是興致索然所有拓本俱支閣不復理光緒壬寅今甸齋制府巡撫吾楚間以所藏囑余題識不免見獵心喜兩年間合自藏本又得數十篇老年日月不欲輕棄乃卽存藁付之梓人題曰王癸金石跋以志吾兩年摩挲故紙之迹若以概兩家所藏則九牛一

毛也

光緒丁未正月宜都楊守敬記

魏三體石經殘字跋

魏三體石經君奭篇殘石洛陽新出土爲山東黃縣
丁氏所得按范蔚宗誤以三字石經爲漢以一字石
經爲魏自趙德甫洪文惠以下辨之審矣獨其碑數
參差難以臆定水經穀水注三字石經長八尺廣四
尺四十八枚洛陽伽藍記三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
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陽氏亦誤以爲蔡邕遺迹猶有十八存陸
洛陽記所記四十六碑有尚書周易公羊禮記是專指漢石經言西征記曰國子堂
前有列碑南北三十五枚刻之表裏書春秋經尚書

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與水經注合今有十

八枚存與伽藍記合餘皆崩太學堂石碑四十枚與伽藍記四十

八枚與陸機記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

四十六枚並異此引見御覽五百

四部與伽藍記合本石粗相連多崩敗八十九諸家考石

經者皆據此二說是則三字石經僅有尚書春秋二

部非五經全刻者故隋書經籍志亦有三字石經尚

書九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隸

釋所載蘇氏本亦祇有尚書春秋左氏傳二部自來

考石經者知漢有五經六經七經之分不知三字石

經只有兩經若以三字為漢而謂漢只兩經可乎此

亦三字為魏刻之確證今按此碑以其所存之數核

其所亡之字每行六十字每字得漢尺一寸二分有

奇每行六十字當得七尺二寸其上下餘石約八寸

則所云長八尺審矣碑字橫寬一寸一分有奇以廣

四尺計之則一碑約三十二行當得二千字計四十

八枚不及十萬字以尚書今文二十八篇一萬餘字

春秋左傳十九萬六千餘字斷非四十八碑所能容
伽藍記祇言春秋西征記亦祇言春秋經而隸釋所
載蘇氏三體石經有左氏桓公傳伽藍西征當是傳

與小篆書作彙不甚異而奔下無走字卽接以彥字
下文小篆惟字尙存其半是此本脫走字無疑殊爲
巨謬若以爲僞作者失之耶而每行六十字之數一
行不差且何故留此破綻爲口實耶此真不可解矣
至於書此碑者魏書江式傳直以爲邯鄲涪書晉書
衛恒傳則以爲轉失涪法胡身之通鑑注言魏碑以
正始年中立後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尙命邯鄲涪作
曹娥碑時涪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決非
涪書然究未得實指書人姓名余謂衛恒傳魏初傳
古文者出于邯鄲涪恒祖敬侯寫涪尙書後以示涪
而涪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涪法因科斗
之名遂效其形是明明謂衛敬侯初學古文于邯鄲
涪及書石經乃轉失涪法怪其不遵師法也此石經
卽衛敬侯書不然石經失涪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
于恒傳耶此亦從未經人道破者

萑陽宮銅釜跋

萑陽宮銅釜守敬廿年前得之京師蓋新出於關中
估客販鬻於燕市者按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行幸

萑陽屬玉觀李斐注萑音倍秦孝文王所起

地理志
鄆縣下

三輔黃圖水經渭水
注并云秦文王所起

東方朔傳武帝微行數出倍陽

宮師古注倍陽卽萑陽也說文鄆右扶風鄆鄉從邑

崩聲沛城父有鄆鄉讀若倍是萑倍鄆並一字此器

鑄於甘露二年正宣帝行幸之際當時以備宮中之

用者說文釜鍍也鍍釜大口者廣雅釜鍍屬也史記

句奴傳多齋釜鍍薪炭急就篇鐵鈇鑽錐釜鍍釜是
釜爲炊具無疑書說命惟甲冑起戎注冑兜釜也荀
子禮論薦器則冠有釜而無縱注釜之言蒙也冑也
所以冑首淮南汜論訓古者有釜注頭著兜釜帽言
未知冠制也是釜爲冠具亦無疑然則釜有二義名
同而形亦異其爲炊具者斂口不能以冠首卽此器
之制是也爲冠具者大口卽顏師古所謂反脣者師
古見說文釜爲鍍屬鍍爲釜之大口故以所見反脣
者當鍍屬句奴傳注釜鍍之大口者也急就篇注云
釜似釜而反脣一曰釜小釜類卽今所謂

鍍而不知反脣者是兜釜余於日本見古兜釜皆反
脣今戲具兜釜亦反脣

非鍍釜也趙宦先不知鍍釜兜釜異制又以爲一物

兼二用皆非也按博古圖卷十九所載獸耳鍍二品

西清古鑑三十一所載鍍十品皆斂口無大口者足

知說文鍍本是釜小口不知何時誤小爲大顏師古
所見已

誤蓋釜卽今之鍋亦顏師
古說本是大口何庸復爲大口

至於釜之形制古書未詳博古圖二十所載蟠虬攜

奩又連環攜奩二品西清古鑑三十五所載帶紋奩

一品其形制與此器無二特以彼皆無銘辭遂強以

奩具名之今證之此器知彼三器皆古盞也此器出
上足以訂說文下足以正漢書注千載疑義得此而
渙然非獨爲鄰蘇藏器之冠亦天下漢器之冠建昭
竟甯二鎧定陶一鼎不足以語其關繫也

漢建初買地玉券

此漢建初六年買地玉券甸齊尙書所藏其云武孟
子男靡嬰者東漢少二名靡嬰當是武孟子之兩男
亦如今人買賣田宅父子皆署名也其云馬熙宜朱
大弟少卿冢田者此地係馬朱二姓合賣也南廣九
十四步西長六十八步北廣六十五步東長七十九
步爲田二十三畝奇百六十四步按司馬法六尺爲
步步百爲畝說文小徐本秦田二百四十步爲畝離騷
王逸注亦云是漢與秦同也今以漢制二百四十步

爲一畝以加減乘除法算之則得二十四畝奇八十四步又四分步之一以方田求面積法算之則得二十三畝奇八十七步皆與此券不合此必其地有凹形故云爾非必其算有誤也東陳四比介北西南朱小比介謂東一面與陳四連界北西南三面皆與朱少連界此朱少卽上文之朱少卿蓋割其地而買之此亦漢人相墓擇地之證故並買馬朱二姓之地而又不盡買朱姓之地以爲冢田不須多地也時知券約趙滿何非謂預知此買田事如今之中人也百步爲畝人皆知之二百四十步爲畝人罕知之此券若以古畝百步計之當得五十餘畝此二十三畝有奇者本漢制也於此益足徵此券之眞非作僞者所能臆造者

漢武榮碑跋

此舊拓武榮碑亦陶齋尙書所藏然校之金石萃編

所載又加剝蝕

余所得數通皆如此

碑云吳郡府卿之中子據

武氏石闕則其父字開明又云敦煌長史之次弟則

武班也碑治魯詩經韋氏章句洪氏隸釋以魯申公

齊轅固燕韓嬰及毛氏爲詩四家其語原不誤而金

石後錄引詩正義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

芳於鄢郢

此誤申公爲楚元傅在彭城與鄢郢無涉

毛氏光價於河間貫

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謂洪氏用此語而

誤是以申公毛氏貫長卿鄭康成爲正義所指之四家矣不思正義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亦指齊魯韓毛而言其下云貫長卿鄭康成則但就毛詩爲說也康成可云漢初乎後錄又云魯詩無章句或西晉失之不知漢書藝文志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卷故儒林傳有韋張唐褚之學豈必盡屬口授碑變故與說爲章句未爲不可故設疑難徒爲辭費何哉隸釋嚴訢碑訢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云云周禮冥氏注鄭司農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穀梁隱九年孔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云考之漢書儒林傳有泰山冥都汝南尹更始藝文志皆不載其書馮氏且無其姓名豈得謂諸書所記皆俄空哉

詩分爲四本漢藝文志總叙語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金石後錄不檢及若以此語創自孔疏者可謂疏

鹵

魏曹真碑跋

按世本稱曹爲叔振鐸之後左傳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遂滅地入於宋史記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遂滅宋此碑首行所以有齊愍通愍伐宋之文也第三行存騎矢石間豫侍坐公子將蘇同生使少長有敘此似言真嘗侍太祖其將蘇二子學生者亦使少長有序也然攷真六子爽義訓則彥暉無所謂將蘇者未能明也第四行公使持節鎮兩將軍遂牧我州張掖張進此卽真本傳文帝

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及

張進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之事也帝文

紀則言金城太守蘇則討平之當是蘇爲主兵費耀爲客兵也五行有羌胡誑之

妖道公張羅設井陷之坑此事不見紀傳第六行於

是徵公拜上軍大將軍此卽本傳黃初三年還京都

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中外諸軍前此未聞

蓋自真始而其子爽繼之假節與夏侯尙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

之之事也第八行假節如故卽本傳轉拜中軍加給

事中事也第九行蜀□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

軍卽傳所云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

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之郿遣張郃擊亮將

馬謖大破之之事也蜀下一字剝蝕觀後文屠蜀賊

云云知是賊字聞係碑出土時爲土人鑿去近則并

此一行鑿之矣第十行公斬其造意顯有忠義者原

其脅從卽傳所稱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

真進軍圍之條降之事也第十二行□冬霜於陸議

奮雷霆於朱然吳志朱然傳呂蒙卒孫權假然節鎮

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張郃等攻江陵然中外響絕

云云攷是時當陸遜破蜀之日遜爲大都督領宜都
太守故不在江陵圍城中遜傳裴松之注引吳錄曰
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料復
東將軍謂其能然否蓋是時先主在白帝遜雖領荆
州牧仍鎮宜都所不能東下解江陵之圍者備西蜀
故也碑云□冬霜於陸議者使伯言震恐耳亦不爲
過當語銘辭有東平峨峨作漢□□考曹氏在漢代
無封東平侯者真初封靈壽侯進封東鄉侯皆在魏
未受禪之前故仍稱漢代是則本傳東鄉爲東平之

誤

曹徽封東平侯在明帝太和六年子曹翕嗣爵在真卒後碑陰所列皆雍涼部

民惟安定皇甫隆後爲敦煌太守有善政見魏志倉
慈傳注及齊民要術序又有小平農都尉安定某按
漢晉志並無小平縣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逕平縣
故城北俗謂之小平也據此則三國時小平已入碑
版非僅俗稱也又有典虞令安定王嘉稱爲令似是
縣名而典虞縣無可考晉書職官志太僕統典農典
虞都尉是典虞爲官名非縣名當再詳考真傳爲太
祖族子卒於洛陽而此碑出長安者真久鎮關中吏

民爲之頌德立石非其冢墓之碑也

水經灤水穀水注並稱子丹碑

制作之精則指其墓碑也

漢洛陽武庫鐘跋

鐘爲陶齊尙書所藏漢書高祖紀七年二月至長安

蕭何治未央宮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田蚡傳蚡

言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張平子西

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鈞

史記樗里子傳卒葬渭南章臺之東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正義未央長樂皆在長安城西北

是武庫在長安之

確證而此鐘云元封二年雒陽武庫丞某明明是雒

陽武庫鑄鐘之官考史記三王世家武帝曰雒陽有

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是武帝時洛陽

庫之確證或曰漢書武庫以藏禁兵晉書裴顧傳所
謂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世說裴楷目鍾會森森如武
庫矛戟武庫固藏兵之所其實卽周官內府之制金
玉齒革良兵良器皆在焉故晉書惠帝紀五年武庫
火焚累代之寶張華傳武庫火漢高斬蛇劍
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杜預傳
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是知武庫之官以鑄
五兵凡一切良器皆得鑄之此鐘所以鑄於武庫丞
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官有
鐘官令丞注主鑄錢官此別一義至於鍾之詁
訓說文只酒器一義而左傳昭三年有豆區釜鍾孟

子養弟子以萬鍾家語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
皆量粟之名左傳襄九年注六斛四斗曰鍾小爾雅
二缶曰鍾注八斛也淮南子要略一朝用三千鍾贛
注十斛是古者鍾量之制不一故易侯鍾容十斗重
卅八斤此鍾容十六斗八升重六十八斤也

古鉢跋

右古鉢第一字釋爲郿字至確而字書無郿字按漢志清河郡有厝縣續漢志劉昭注安帝改爲甘陵水經河水注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故城南地理志之所謂厝城也疑此印之郿卽漢志之厝其無邑旁者亦如都楚邑也左傳史記作都而漢志只作若郿古國也說文作郿而左傳漢志只作息郿楚邑也說文鄆陽豫章縣漢志同而史記楚世家黥布傳並作番鄆魯邑也史記周公世家作鄆而左傳論語只作費

是皆省邑不省邑之證考厝城在今廣平府清河縣東此印出易州相去頗遠然未始不可流移而至第二字釋爲將第三字釋爲汭亦至確按說文玉篇並無汭字集韻篇始有汭字水經江水注江夏有汭水或作舉是汭字自古似不得以說文玉篇所無而疑之第四字當釋爲傳按婦氏鼎曾釋爲專無專鼎亦同加一人爲傳加兩人亦爲傳也古文增減不可拘定亦如厝從一日此印作兩日是其例也說文傳遽也從人專聲爾雅釋言遽傳人孫炎曰傳車也詩江漢箋克勝則使傳遽告成功於王釋文以車爲傳以馬曰遽周禮行夫掌邦傳遽之小事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是傳亦聲兼義之字若今之驛遞釋名傳轉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無常主也是傳從兩人於義尤足合而釋之郿爲古國將爲郿之將官汭是其名傳是其所掌如周禮行夫之職惟所見古鉢無如此之大者與行夫小官不合疑不能明姑釋所見以俟知者

魏潘宗伯李苞通造橋題名跋

此題字在宋時泰下一字已不可見宋晏袤釋爲太和六年則在後題景元四年之前三十一年而兩漢金石志謂魏太和是太非泰其時正武侯破張郃之後屢脩斜谷之道不容魏人得大書年號於石門審定泰下一字是始字則在景元四年之後七年錢竹汀又以泰太相通調停之余謂此翁釋是而晏釋非也請以三證明之晏氏稱此題在石門之南崖是磨崖而非琢碑今觀潘宗伯一行其下方已偏近石之

缺處故其字縮小亦漸斜於左方當因先有景元之
題故如此若先無題字則當居中書之何用偏側此
一證也晏釋謂自此字下三字亦不可識今諦審此
字下是石字石字下尙有木旁當是橋字再下一字
則不可臆度耳是知景元已開此道而行人尙艱於
跋涉故復造此石橋以利之若其道未通何庸造橋
此二證也李苞通將二千人治此道非同小役故云
始通此閣道若先有太和之造橋則不得言始通此
三證也此拓近日市上少見或云石已崩塌余於三
十年前得一通當裝成寶之

晉太康三年房宣專跋

按晉初督青徐者爲衛瓘繼瓘者爲琅邪王佃據佃傳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代衛瓘鎮下邳平吳後並督青徐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康四年薨此志云太康三年正琅邪王佃督青徐時佃於未平吳以前督徐州已爲鎮東大將軍不應平吳後並督青徐反去大字此無大字一不合也姓氏書辨證載常山太守房稚由靈壽徙清河繹幕晉初清河房乾傳使北留不遣後隨魏南遷遂

占籍河南洛陽故自漢至唐史書所載房氏名臣皆青冀豫人此志出關中而云和明人二不合也晉志關中清河河南並無和明縣紀傳中亦無之晉志固多疏漏而宋書州郡志亦無之三不合也金石文字往往與史文參錯然未有如此之離奇者

晉太公呂望表跋

自隋書經籍志以漢志七十一篇之周書當汲冢書新舊唐志因之至李巽巖王伯厚辨論而後知今所稱逸周書卽漢志所云孔子刪削之餘與汲冢書無涉余考之晉東哲傳所載汲冢所得十五種凡七十五篇其所云周書者在雜書十九篇內但云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是不過數篇何得與七十一篇之書相混此最不可解者此碑引汲冢書有其周志云云語殊怪誕今不見逸周書中尤其明證然東哲

傳亦無周志之目惟有瑣語十一篇國卜夢妖怪相
書也此周志言太公遇文王皆以夢合似周志當卽
瑣語之一篇碑又引紀年云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
與今本竹書紀年合碑又云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
餘歲案史記言太公百餘歲卒亦不著其卒於何王
之世困學紀聞謂尙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
未已嗣太公爲齊侯以爲康王時卒者非矣尙書疏
謂太公
卒於成王時尙書疏按諸書稱太公遇文王之年或云七十
當得其實說苑尊賢篇荀子君道韓詩外傳
後漢書周彪傳或云七十二荀子君道韓詩外傳
或云七十二荀子君道韓詩外傳

譚新或云八十列女傳齊管妾語或云九十楚辭而
論孔叢子記問篇九辨

紀年稱太公遇文王在商紂三十一年至康王六年

卽以紀年計之已六十六年以遇文王最早之七十

年計之已百有三十六歲何云百十餘歲乎書疏引

太公遇文王於代崇之年尙書大傳及史記並言遇

文王拘羑里之年通鑑前編云在紂之十五年皆參

差難至碑云太公爲汲縣人據水經注先有漢崔瑗

立碑亦稱此縣人子玉鴻儒去古未遠必有折衷而

史記稱太公東海上人續漢志琅邪海曲下劉昭引
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不思孟子明云太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汲縣逼近朝歌故避之東海若本爲東海
人何庸避之是謂海曲爲太公所避之地則可謂爲
所出之地則不可而闔百詩反以海曲是其家而以
崔瑗盧无忌爲誤慎矣

宋笠鄉侯劉懷民墓志跋

此志稱笠鄉侯案宋書州郡志無笠鄉縣當是鄉侯
非縣侯其地今不可考又云爲東陽城主晉書地理
志慕容超爲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爲青州刺史
築東陽城居之

水經注以在陽水之陽卽謂之東陽城通典卽郡治東城也

宋書

州郡志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城孝
武孝建二年移治厯城大明八年還治東陽懷民卒
於大明七年是尙在青州刺史未還治之前故稱東
陽城主也野獸朝浮是用宋均猛虎渡江事鄭琴吳

涕未知所出元微之詩鄒律寒氣變鄭琴祥景奔是
鄭琴古有是語今未能實其人墓於華山之陽朝此
華山卽華不注山元和郡縣志華不注山一名華山
在厯城縣東北十五里懷民曾爲齊郡太守卒葬厯
城亦情事所有惟陽下係朝字亦未聞也曾是天從
從卽縱字
凝省穹靈凝卽凝字睿卽睿字沈約朝丹徒宮
銘盡物稱瑞穹靈委和書斷蔡邕書穹靈盡妙

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題名跋

考梁益州自鄧元起破劉季連後天監元年以蕭淵
藻代之九年徵還以始興忠武王憺鎮之憺傳稱十
四年遷荊州刺史而鄱陽王恢傳云十三年由荊州
刺史遷益州相代差一年今觀此題名乃知鄱陽由
荊州上溯至雲陽已是十三年十二月則到成都涖
任當在十四年春故憺受代遷荊州在四年也若非
此刻幾疑史文有誤矣

太平真君三年鮑纂造象

此造象疑義唯臆宦在臺及邢邢縣令二事諸家考釋異義蜂起竊以爲皆非也考晉魏以來皆以臺爲都城之稱自東晉元帝王於金陵稱臺城宋齊梁並因之或稱臺省或稱臺軍史不絕書故元魏亦沿其號如魏世祖紀始光四年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生口八月班軍實賜留臺各有差五年使穆壽輔太子決留臺事又正光元年賜留臺文武所獲軍資生口又孝文遷都之際使于烈還平城曰留臺庶政

一以相委是皆太平真君前後數十年事尤平城稱臺之確證及遷洛後赭陽之役以任城王居守與李彪李冲參治留臺可知臺爲都城之通稱都平城以平城爲臺都洛陽亦以洛陽爲臺無定地也厥後高歡封晉陽亦稱爲齊臺魏書永昌王健傳不詳所歷之官以世祖本紀考之則西征北討並爲撫軍大將軍未嘗外任其子仁襲爵二次南伐但稱爲永昌王是知其父子皆卽都城領軍鮑纂爲其常侍亦在代都故云宦在臺也其云單宦者當以其家屬未隨任之故若邢邢縣今地形志無之隋書地理志亦無考褚氏以三級浮圖碑陰有邢陘縣疑卽井陘然下字不似鄧字考縣邑兩字作邑旁者唯邯鄲縣然上一字頗形似下一字亦不似也或別有邢口一縣而地形志略之磨泐之餘未可強說矣

魏齊郡太守口玄墓志跋

原石舊藏王文敏家今爲匄齊尙書所得石剝落殊甚可見者首行故齊郡君墓五字第二行君諱玄字澄家齊郡臨菑人也漢故司徒公蓋溯其遠祖之官第三行有根胄新平流移齊郡之語蓋言郡望新平遷徙齊郡也第五行有除臨菑令第六行有除齊郡之文蓋敘其所歷之官又有神龜二年云云第七行有元年歲次庚子云云當以神龜二年卒以正光元年葬其仕履可知者如此而其姓不見考前漢淮陽

國有新平縣後漢屬陳國縣人無爲司徒者新平郡則立於後漢新平初卽今陝西邠州治郡人當漢代亦無爲司徒者唯後漢宣秉傳稱馮翊雲陽人由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建武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按漢書百官志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德秉以司隸校尉拜此官其秩頗高故亦可省文稱司徒雲陽後屬新平歷魏晉不改故云根胄新平此澄冢豈秉之後與然不敢質言之也此石當出臨淄標題當云故齊郡太守口立墓志下注正光元年日本鑄方德藏題爲魏故齊郡司徒君立墓志神龜二年未審也若舊爲古淄字冢爲古寂字金石文字多有之不復縷述

魏李謀墓志跋

此志有額有距題爲墓志全是碑形似當時以一當兩之用不以入土而或者因此疑爲僞作不思近日出土之魏韓顯宗墓志及隋淳于儉墓志亦皆有額豈俱僞乎或又以縣之稱明府起於唐宋按漢書孫寶傳華嶠後漢書劉寵傳所稱明府皆泛常尊重之辭不專指何官其說似是然水經沔水註引神異傳由拳縣秦始皇時長水縣也忽有大水長欲沒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

魚遂乃淪陷爲谷搜神記所載畧同是縣令之稱明府自昔已然不得以此志爲疑也而余更有證者志稱謀爲晉司徒胤之十四世孫李胤晉書有傳亦襄平人與志合志未載孝昌二年青州刺內史安樂王鑒念君遺跡追贈齊郡史按魏書安樂王鑒以相州刺史謀反伏誅不言督青州事據孝明本紀鑒之反誅在孝昌三年先是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詔秘書鑒安樂王鑒廻軍討之是年三月齊州清河民崔裔殺太守董道廣川民傅堆執太守劉莽反青州刺史安樂王鑒討平之是安樂王鑒爲青州刺史恰在孝昌元二年間志文適與之合竊謂安樂王鑒之爲青州旣不見於本傳非參考孝明本紀無由得知通鑑亦不載鑒作僞者能鉤深抉隱若斯乎爾來好事家不能遍考書傳得一新石勿論與史文合否概視爲球圖而稍有收錄者又自負鑒識故爲過高之談以不僞爲僞如庶孝禹碑朱博碑陽嘉二年殘石皆以贗品訾之甚矣好金石不可無學也

魏賈散騎墓志跋

此魏賈瑾墓志石爲陶齊尙書所藏瑾字德瑜武威姑臧人按魏志賈詡傳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仕魏始家廣川是賈氏爲姑臧望族遷於青齊故賈思伯本傳稱益都人而思伯碑則仍稱爲武威姑臧人也此賈瑾當爲思伯之族祖父天苻爲宋府中兵參軍條縣令宋書百官志高祖爲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參軍州郡志冀州勃海郡有菑縣無條縣古書菑條錯出不可縷舉實一縣也志又云爲皇宗英彥元恒之

所友愛按魏書京兆王子推子恒字景安改名芝歷
任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又云後爲帝
兄梁州刺史抑爲錄事參軍考魏諸王爲梁州刺史
者唯陽平王頤弟衍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豈卽
其人與又云一柩二墳是父子合葬亦所罕見志文
拙澁如時無德操令栖鳳搢翼不遇徐崔故卧龍睡
疾未免擬於不倫又如導倪邦邑役矛六經罷祖童
古今而異皆亡費解他如出廣州云出下脫爲字時
廿一云云時下脫年字悲志業之不遂業下脫之字
直寢方句亦有譌誤又痛傷作痛瘍侍郎作侍郎煒
煌作偉猊邱園作丘茵或沿俗書或因筆誤亦不得
慨以通段目之是作文者未爲大雅書丹者亦近草
率而筆跡則風華掩映與司馬景和妻墓志相伯仲
此時代使然不可強也

東魏蔡雋碑跋

東魏蔡雋碑新出土石爲陶齊尙書所藏碑中斷惜
失其下截凡二十五行額亦缺損按雋北齊書北史
並有傳以碑證之多合唯傳稱廣甯石門人碑稱陳
留圉人然碑中有運知機翻飛擇木之文又云王者
所居不常厥土乃與運遷卽安所寓下缺七字尙存
人也二字此卽序其祖由陳留圉遷於廣甯石門之
事是碑先敘其郡望而後著其近籍也又傳稱雋轉
揚州刺史天平三年卒於州北史同碑則作揚州此

碑是而傳非也按地形志揚州晉亂置豫州劉裕蕭道成並同之景明中改揚州孝昌中陷武定中復此壽春之揚州也梁書武帝紀普通七年十一月克壽陽城以壽春置豫州太清元年以爲南豫州此卽地形志所云孝昌中陷者也北齊書文宣紀武定七年梁南豫州刺史皇甫眷以州內屬此卽地形志所云武定中復者也若天平三年則壽春爲梁地雋安得爲此州刺史乎地形志揚州天平初置尋陷武定初

初當中

復隋書地理志宜陽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

州後周改熊州此地在今河南宜陽然則東魏天平初置揚州卽以雋爲刺史至武定五年侯景以河南降梁地入于梁及慕容紹宗破景地復入魏此卽地形志所云天平初置尋陷武定中復者也梁書侯景傳太清元年景以河南十三州降梁中有揚州刺史樂恂

此揚州亦揚州之誤壽春在淮南非河南梁書武帝紀作陽不誤

蓋自雋卒於

揚州之後至樂恂爲刺史遂同侯景降梁此於史文

無不合者則雋爲宜陽之揚州非壽春之揚州審矣

而今本北齊書及北史皆誤陽爲揚此由校書者不

深於地理多見揚州少見揚州遂妄改之賴有此碑以訂其誤一字千金金石所以足貴也又按地形志朔州廣甯郡領石門縣在今山西平定州壽陽縣東此碑當出於壽陽尙書云碑出於磁州則不可解豈東魏已有卜地遠方之俗與

齊乞伏保達墓志跋

齊乞伏保達墓誌石舊藏王文敏家今爲匄齊尙書所得保達不見於北齊書誌稱金城人曾祖豪侍中中書監武元王之愛子按武元王卽乞伏乾歸之謚而史不載豪之名位又云祖鳳恥居關外率衆來歸授金城伯按西秦錄乞伏慕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乃國於南安爲赫連所攻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尙書乞伏跋跋踰城奔代及慕末出降其宗族五百餘人皆爲赫連定所誅按其年世此乞伏鳳當與延祚跋

跋同奔或當慕末殺其叔父什寅時懼禍出奔故能
率眾耶是鳳幾幸得生所云恥居關外者諱飾之辭
也乞伏本鮮卑人此誌云金城人者卽以魏朝所封
其祖鳳之地爲郡望也誌又云進封東垣縣子別封
建安縣男又除驃騎大將軍封化蒙縣散男按魏齊
之東垣在今新安縣東建安化蒙皆梁陳之地隋志
不載北齊別置此二縣豈遙封與誌又云尋遷宜盪
備身都督按隋書百官志左右衛府有直盪正副都
督領左右府有左右備身正副都督保達所歷之官
并與史合又云詔贈太將軍潁川太守齊昌鎮將隋
志於後齊不載鎮將之官至隋始著之當以齊時無
常制之故亦猶行臺始於魏齊而隋代乃著其秩魏
齊之間齊昌爲重鎮故置鎮將卽今蘄州治也唯保
達未嘗爲潁川太守齊昌鎮將而卒後乃追贈此官
是爲特見又云卒於青州葬於鄴城而保達亦未爲
青州之官今亦無從考究云至其文筆嫺雅書法端
麗在北齊墓志中當首屈一指而無撰書人姓名於
此見古人之宏也

齊儀同公孫胎墓志跋

此齊公孫胎墓誌近出河南安陽誌云葬鄴城紫陌之陽與乞伏保達墓誌同故同時出土均爲王文敏所得按字書無胎字六朝碑碣凡從厶者多作口如以雄爲雄以岩爲宏是也此卽眩字之別體誌云勃海條人漢志脩縣屬信都國服虔音條卽周亞夫所封條侯也古書脩菴條錯出魏齊石刻亦然祖儀同三司青州使君父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而不書祖父之名亦金石變例按魏書公孫邃傳

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肱祖似卽其人然
史載邃二子同始同慶名位不顯與誌皆不合而北
齊書亦無公孫氏爲驃騎大將軍者則誌所云專摠
禁闡威名方盛之語亦是諛辭但官至中領軍史竟
無其名亦可怪也

陽瑾碑跋

范陽郡正陽瑾墓志拓本陶齋尙書所得諸家不著
錄唯補寰宇訪碑錄有之相傳爲北平孫存山舊藏
海內孤本也陽氏爲北平望族陽尼子孫並見魏書
瑾同時陽休之卽無終人皆當其同宗而志絕不攀
援祇著其祖父名考行臺置於魏齊間其父爲幽州
道行臺侍郎而不著其朝代又標題稱范陽郡正而
亦不標朝代按范陽郡本漢之涿郡魏黃初七年改
范陽晉魏齊因之隋開皇初廢瑾卒於仁壽元年時

無范陽郡則志稱薛毗召爲范陽郡正仍在北齊時
可知是瑾當隋氏易代之後隱居不仕歷開皇十八
年而後卒仍稱郡正而不題齊者當是有所避忌非
文律之疏也志稱瑾爲斛律荆山王都督按北齊書
斛律光傳次子羨封荆山郡王隋書地理志塗山舊
曰當塗後齊改曰馬頭置郡曰荆山在今安徽懷遠
縣北三里斛律光傳稱韋孝寬造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之謠以間之隸書斛從角斗不見百升之迹
此志作斛知當時俗書斛作斛從百升也志文涿人
二字公卿二字夢下至妖字皆擠格是當時書丹之
證其書法雜分隸亦北齊舊格唯書侍郎作待郎究
是信筆之誤不得以德德脩脩彳彳通寫爲辭也
又按北史斛律元傳祖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援
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眞堰卻津中水將留
何處人此又以斛從角斗與韋孝寬之謠異是知當
時書斛斛並作斛正而斛俗也

桑乾鎮印跋

匄齋尙書藏

右桑乾鎮印背題大業五年按隋書地理志馬邑郡美陽下有後魏桑乾鎮後齊以置朔州後周郡廢水經灤水注桑乾枝水東南流逕桑乾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北齊書張纂傳父烈桑乾太守是桑乾爲北魏之郡無疑而魏書地形志無桑乾鎮靈御志却有恒州之桑乾郡知地形志爲脫漏也隋志謂郡廢於北周當確隋書郭衍傳開皇五年授瀛州刺史旋選授朔州總管築桑乾鎮十年從晉王廣出

鎮朔州又按齊書高祖紀開皇五年十一月以上大將軍源雄爲朔州總管七年八月以懷州刺史源雄爲朔州總管源雄傳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伐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復鎮朔州是源雄以開皇五年十一月爲朔州總管旋遷懷州刺史而以郭衍代之及七年八月復以源雄代郭衍是桑乾之築鎮在開皇六七年間考隋世州鎮皆統於總管如達奚武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賀婁子幹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周搖拜幽州總管六州

五十鎮諸軍事並見本傳皆在開皇中至大業三年廢州而桑乾鎮未廢唐書劉武周傳大業十三年武周據馬邑雁門丞陳孝意討之圍其桑乾鎮故大業五年尙有桑乾鎮印也或曰桑乾鎮既有印當有其官果爲何職應之曰此有三等隋書百官志後齊三等諸鎮置鎮將副將蓋鎮將下大將一等副將又下鎮將一等也然鎮將實起北魏如穆羆陸侯李恢李

元茂

俱見魏書

楊鈞

見周書

劉豐

見北齊書

多以他官兼之北

齊則有竇泰韓軌庫狄盛步大汗薩北周則有于謹

獨孤信等皆以都督兼之皆大將也隋百官志又云
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
副都尉正四品領兵與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是
則隋未廢州之先鎮統於刺史其既廢州之後當以
都尉副都尉鎮之其品雖稍卑亦略與今總兵副將
相仿此印鑄於大業五年當爲都尉副都尉之職也
又按此印陽識深鑄與唐印相似然守敬所得河內
郡張氏圖書記印與此篆文鑄法絕相似隋以下無
河內郡則與此印的皆六代印也此印若非有郭衍
劉武周兩傳爲質證鮮不以爲僞造矣

唐姜柔遠碑

是碑經諸家考證已無餘遺蘊長沙胡君以此本訂
東湖叢記釋文之誤尤爲精審守敬諦視之尙有可

商者第三行以蔣氏整本記之前王下似元字非允第七行

起下是家字蔣作少下是匠非監姜行本傳亦是匠

字第十行宗黨下是欲字第十二行莫不駭矚蔣誤

作矚此恐重刻蔣書之誤十四行無以上膺成命無上字實不

可辨或慮或懼文通而形不似蔣釋爲愛固非胡釋

爲貴亦未審十七行明有餘下一字蔣釋爲養難通

二十五行李膺上是違字二十七行或滿盈上是恒
非植二十八行薛元下是超字二十九行創下是巨
字是碑宋人未著錄京兆金石錄醴泉有光祿卿姜遠碑此非明中葉趙
兀夫都南濠亦未之及至明季苟好善醴泉志趙子
函石墨鐫華始載之蓋卽苟與趙同訪得者見子函
遊九嶷山記苟云碑存九百餘字是初出土碑已斷
此本與東湖叢記互有出入約畧皆九百字唯金石
錄補稱其卒年五十二此及蔣本十字上皆缺豈彼
本拓在前耶此本以墨色定之當爲 國初拓本或

稱宋拓非也按姜行本陪葬昭陵史有明文金石錄

有秦州都督姜確碑卽行本京兆金石錄有安南都

護姜簡碑還之皆在醴泉二碑今此碑稱合葬舊瑩

自是從父兄葬非謂與妻合葬也考昭陵陪葬例子

孫願從祖父葬者聽不聞推恩及其子婦故寶刻叢

編所載昭陵碑數十通無一及功臣婦人者許洛仁

陪葬昭陵其妻宋氏墓志卽葬於長安龍首原不復

能與洛仁合葬此其明驗也若清河公主蘭陵公主

文安縣主紀國陸先妃今并長廣公主趙國太妃楊

氏鄭國夫人武氏

並見京兆金石錄

以戚婉陪葬故不在此

例柔遠妻雖先卒而碑叙於葬柔遠之後知其妻墓不在昭陵舊塋審矣

建州刺史印跋

匄齋尚書藏

按建州之置始於北魏地形志永安中置建州治高都城北齊末嘗置行臺以雷顯和爲之見傅伏傳隋書地理志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爲澤州元和郡縣志周改建州爲澤州取濩澤爲名通鑑陳太建十二年七月尉遲迥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陳太建十二年當周大象二年尙曰建州後二年周亡則元和志周改建州之說未確當以隋志爲正其地在今山西澤州鳳臺縣東北又魏書地形志南建

州蕭衍置魏因之治高平城梁時本稱建州南字是
東魏所加以別於高都之建州也隋書地理志弋陽
郡殷城下梁置建州開皇初州廢通鑑梁大寶元年
尋陽王大心戰敗戰士勸大心走保建州卽此南建
州也其地在今河南光州商城縣又梁書武帝紀普
通四年六月分廣州置建州隋書地理志永熙郡安
遂下梁置建州尋廢寰宇記引南越志梁大同中分
廣熙置建州其地卽今廣東羅定州東安縣治又唐
書地理志江南道有建州五代職方考閩南唐有建

州其地卽今福建建寧府建安縣治又宋史地理志
潼川府路敘州有建州羈縻州也其地在今四川敘
州府境又遼史地理志中京道有建州宋史地理志
北京路有建州元史地理志遼陽大寧路有建州其
地在今盛京錦州府錦縣西北此歷代建州置立之
大畧也此印文纖細其篆法今存六朝唐代碑額皆
有之而以今尺量之約寸有餘且銅色不甚古似以
唐代爲近按唐自武德承隋代之制改郡爲州天寶
初加州爲郡而刺史仍爲太守自此以後刺史太守

不常厥稱其以郡著者則稱太守以州著者則稱刺史通典至德之後州縣凋敝刺史之任大爲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者刺史皆加團練使故有所責任重矣然則自唐武德至至德其諸州印文當只稱刺史至德以後其印文必加團練使若宋初則號權知軍州事或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無直稱刺史者遼金雖有刺史之員而其印必大折爲當疊文元明則直稱知州不復有刺史之號是此印爲唐中葉以前之制無疑

唐冠軍大將軍薛義墓志

此志標題冠軍大將軍行左龍武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按唐書百官志冠軍龍武軍屬員無員外以此志後文自初任至冠軍摠十三政觀之知冠軍大將軍卽薛義本官所云員外置同正員者如後世之額外候補非大將屬員也唐

元和三年送經幢稱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孟再榮建立是也志文云三族仕魏一葉居蜀按魏志王肅傳注有薛夏爲秘書丞陳矯傳有

薛悌爲泰山太守唐書宰相世系表薛永從蜀先主入蜀生子齊蜀亡入魏徙河東汾陰世號蜀薛爲河東望族魏書薛宗起所爲碎戟者也志云授絳郡長祚府左果毅按舊唐志理絳郡有府三十三有長社而無長祚社祚形近足訂今本唐書之誤志文頗嫻雅而有意候時須果殊費解當是待時起行意書法規模北海而以何圖作河圖已爲罕見至於私第下衍也字龍首原下衍之字隨龍勳竟脫一字當是隨龍策勳當時書丹殊爲不檢也

唐永州司馬盧嶠墓志

此墓志與其夫人崔氏墓志同時出於洛陽按唐宰相世系表盧氏出自姜姓齊文公子高高孫倓爲齊正卿諡曰敬仲食采於盧其後因以爲氏而志云翼舜弼禹是沿溯姜姓之始矣又云或曰柴氏或曰姜氏按姓氏書柴亦出自姜姓高敬仲倓裔是盧柴同祖也志云顯祖安壽緜州長史大父正紀汝州司馬烈考挽聞喜令並與世系表合唯表抗作伉嶠作僑當以志爲正按唐代盧氏以嶠名者有三世系表有

坑坑子嶠與此嶠父子同名唯坑抗輩行亦相等又

同爲大房之後疑世系表有誤也又有咸通六年盧

約夫人崔氏墓志道光間出土其志稱二子嶠岫盧

約於世系無考約卒於大中丙子在此嶠卒後六十

餘年疑彼嶠輩行在下也良由盧爲大族當時名同

不相知避志又云公之令季陝虢觀察處置等使岳

世系表岳字周翰陝虢觀察使名位亦合書志者爲

芮城縣主簿李謙豐腴流美頗有北海風度可喜也

趙佶文亦斐然

盧嶠夫人崔氏墓志

此崔氏墓志與其夫嶠志同時出土嶠范陽人爲永
州司馬志題銜永州下空一格云盧司馬若以嶠爲
永州人者此金石例之不可爲典要者崔延贄撰文
卽崔氏之從姪而爲其女婿書婿爲聶見漢唐公房
碑不得疵其爲俗志稱崔琰爲十六代祖崔休爲七
代祖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休爲七代祖無異琰則
爲十四代祖疑世系表有脫落也志云曾祖合州司
馬立默祖德陽令思慶父祁縣令庭實據世系表立

默思慶本崔休之後唯載思慶子延賓不及庭實而
思貞之子庭曜庭皦庭晦並以庭爲派行則延賓爲
庭實形近之誤無疑此金石之足訂史文者志文重
疊擠入姑以二字當是庸妄人所爲按崔盧自元魏
以來爲天下甲族今世所存石刻有元和四年河南
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墓志見授堂金石跋又有咸通六年
太子司議郎分司東都盧約夫人崔氏墓志見續金
石萃編
合此志而三兩姓姻婭千載而下猶重疊可見如此

盧約夫人墓志

修造多賀碑跋

此修造多賀碑在日本國陸奧國宮城郡市川村村
卽多賀城廢址碑詳四至抵界額有一西字未詳其
義或當時立此碑凡有東西南北四碑此其西碑也
碑稱神龜元年當中國唐元宗開元十二年按察使兼鎮守將軍

從四位上勳四等大野朝臣東人之所置也按續日

本記

四十卷前二十卷菅野朝臣眞道撰後二十卷藤原朝臣繼繩撰爲日本古六國史之一神

龜元年二月以大野朝臣東人授從五位上二年閏

正月授從四位下勳四等天平三年

當唐開元十九年

正月

授從四位上其爲鎮守將軍在天平元年九月其爲
按察使則在九年正月其後十一年四月爲參儀十
二年閏三月敘從三位十四年十一月卒於位碑合
其神龜至天平九年之官位書之而又遺其十一年
爲參議十四年敘從三位何耶若以置城之時言之
則又未嘗爲勳四等從四位上也碑又云天平寶字
六年當唐肅宗
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
四位上仁部省鄉兼按察使鎮守將軍藤原惠美朝
四朝獨修造也者按朝獨官銜與續記所載多合惟

天平寶字五年

唐肅宗上
元二年

十一月丁酉以朝獨爲東

海道節度使不云東山然紀載其所管國有上野下
野東上地在上野下野之中則書東山非有異又據

六年十二月紀及九月押勝傳

大師授從一位
後以反伏誅

並云

從四位下不載至從四位上是碑爲朝獨自署不容
有誤疑日本史爲脫漏也此碑蓋東人築多賀城於
前朝獨復築於後紀其始末如此至其官制多依倣
唐代日本別有職源一書詳其品秩其書度在黃州
他日當爲陶齋尙書詳考之

漢劉平國碑跋

光緒辛巳余在日本潘文勤公以此劉平國碑寄我其字泐解太甚未釋其文茲讀甸齋尙書拓本則有江甯鄧正閻釋文及李文石王捍鄭兩跋乃以余所得拓本審視與鄧釋有出入第三行當卑下是黃字黃下有二字不可識鄧並黃只空二格第三行鄧釋爲田字不似疑是石字共來下一字鄧釋爲作字是也作下唯刀旁可見鄧釋爲州未審捍鄭釋爲伊州謂是後漢之伊吾廬按伊州置於唐代漢時無此稱

且伊吾廬在今之哈密南去庫車頗遠第四行始斲山石作孔斲卽鑿鑿石爲孔卽西域傳所稱當孔道之義因知此爲當時治路之記也第五行堅上亦有一字不可識鄧未空格第六行子孫下直接永壽鄧多一唯字第七行乙酉下直字甚明鄧空格別一石第一行有一字似是縣字之半鄧識爲秦二行淳于伯下尙有一字碑本剝蝕拓本亦互有明暗故與鄧君之釋參錯如此碑云此東烏累關城皆將軍所紀文字甚明按西域傳龜茲國東至郡護治所烏累城

三百五十里水經注言烏累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並與碑合又云烏壘國與都護同治徐星伯云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西域中別爲鎮城之類據後書都護在埒業城或別城名與此碑言烏壘關城當卽埒業城爲都護治所與烏壘國王所治烏壘城異故云關城也此一義也又西域傳列四郡據兩關謂玉門陽關是漢西域傳有此二關無所謂烏累關此所謂關城卽指玉門陽關謂自龜茲以東烏壘以及玉門陽關皆將軍所紀水經注烏壘國治

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是則玉門陽關烏壘皆在龜茲之東碑以此東該之故云皆將軍所紀也此又一義疑不能定也據武陵趙疏盒言此石是磨崖石似不平非盡由剝蝕之故末三行必離之稍遠故拓本不能接續趙說似是然則今爲回民所毀之說恐傳聞之誤

秦琅邪臺碑跋

此碑首尙存五大夫三字一行工人見其字不明遂省紙從五大夫楊穆起余所得舊本亦如此然所見新拓尙有前一行未盡失也此本係陶齋所藏舊拓楣端有張君跋並列阮文達王蘭泉二說而不敢定按史記明云王離等從與議海上則蘭泉說似是然史上下又有曰古之帝者至以爲表經百餘字此卽楊穆等與議之辭當亦刻之碑上而此石楊穆下直接二世詔書與史不合余疑史載王離等十人是從

始皇與議刻石之人其姓名皆盡剝蝕而二世東行時此五大夫等又從二世故又附名其旁所謂旁著大臣從者名也

郭有道碑跋

郭有道碑原在介休縣宋南渡後已不存水經汾水注載是碑云高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而後漢書本傳及文選則作建寧二年年四十二戴東原卽據以改水經注案建寧二年正月甲辰朔無丁亥婁氏漢隸字原載此碑作乙亥文選同趙誠甫又謂建寧四年正月甲子朔有乙亥無丁亥而不知是月亦無乙亥唯四年正月甲子朔則二十四日爲丁亥按袁宏後漢紀於建寧二年九月以後書黨人

之禍郭太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通鑑系於是年十月是則建寧二年林宗尙存酈氏目驗石刻考之袁紀合之千支皆無參錯何得以誤本後漢書文選改之自原碑已亡文選國初鄭谷口傳青圭并重書刻石立於介休然皆自運筆法不充漢刻近日復有此碑出於山東濟寧如此巨石轉移千里記載無聞而亦作正月乙亥與婁氏同其爲僞本無疑而碑字頗有古意足以動好事者之目故書所見以質當代通學

唐成都府大慈寺淨土經跋

右唐人寫經殘卷舊爲宋漫堂布施於廬山開先寺者今爲易子石父所得爲蟲所蝕首尾不具蓋俗僧不知愛惜石父從破櫃中搜出者第三行題成都府大慈寺沙門藏川述讚第四行首缺四字下有王授記四衆逆脩生七往生淨土經案新唐志至德二年改蜀郡爲成都府曹學佺名勝志引通志云大慈寺唐至德年建是此卷當作於唐之中葉而僧贊甯高僧傳不載藏川之名宋元明三佛藏及高麗藏皆不

錄此經是則此爲佛經逸篇正未知天竺尙有梵筴否也據翁覃溪跋稱漫堂題爲唐末人書卽不必定屬朱繇當亦相去不遠余按朱繇爲朱梁時人圖書見聞志稱其工畫佛道酷類吳生此卷有釋迦牟尼佛會圖殊爲精妙因以附會之但其兩籤題與後文經讚實爲一手書筆法生峭脫胎柳誠懸今存房山唐石刻已趨甜熟無此風格何論朱梁所惜中土古寫佛經散佚於兵燹今世所存墨本第有靈飛拋沙鬱篋越轉輪王等經而靈飛最著袁清容直目爲鍾

紹京書不知紹京題昇仙太子碑陰在武后聖曆二年靈飛寫於開元二十六年時代隔越何能相擬余所見日本東大寺高山寺法隆寺所藏古經黃麻堅紐的爲唐人書者不下數千卷可謂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者而皆無者姓名

余所謂亦數十卷

正不必指爲某名

人之筆而後足珍也余嘗謂唐人寫經在當時不過備書者流未必與於書家品隲至今日則有極天下之選盡一生之聰明才力尙不能追其格度古今人

不相及所爲有世道升降之慨也

光緒乙巳仲冬十有二日宜都楊守敬記於鄂城菊
灣

跋劉聚卿所藏舊拓天發神讖碑

此碑據張勃吳錄稱華覈文許嵩建康實錄謂相傳
皇象書宋儒黃長睿董廣川皆無異議至朱竹垞謂
覈以抗直免官在天册元年遂疑碑中蘭臺東觀令
別是一人周暉金陵瑣事既稱爲皇象書又定爲蘇
建盧熊國山碑考謂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姥等
號八絕意謂皇象不逮孫皓時又以國山與神讖字
畫形勢絕相似而國山碑末恰有中書東觀令史立
信中郎將定蘇建所書一行遂謂神讖亦蘇建書是

此碑中蘭臺令吳錄屬之華覈者又移而屬之蘇建
將舊說全翻而守敬不謂然者張勃晉人去吳天璽
不遠當碑未斷裂時必見東觀令下有華覈名故直
書其爲文若謂天璽在覈免官之後不應藉端取媚
獨不思皓之暴虐倘覈違其命令何難以處王蕃者
處之觀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作又勅作草
文停立待之其中有不敢違勅懼速罪誅語其情辭
恐慌可見及天册元年僅以微譴免官又何不可稱
其故官則謂非覈文者未確也按八絕之目見於吳

志吳範劉惔趙達傳注引張勃吳錄云皇象字休明
廣陵江都人工書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
棋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
鄭嫗能相人覈範純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是八人之中唯吳範劉惔趙達及曹不興的爲孫權
時人嚴武爲嚴峻再從子峻爲孫權時人武未必與
峻同時皇象生卒年月不可知卽云當孫權時已知
名權以神鳳元年薨自孫亮建興元年下至天璽亦
祇二十四年安在皇象不能老壽下逮孫皓時耶若

謂國山神識筆法相似不知國山純是小篆神識則奇古在篆隸之間迥然不同且皇象書名烜赫異代晉葛洪云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幼然朱季年若果此碑爲蘇建書何以獨不及之又國山碑末題中書東觀令史此碑是蘭臺東觀令亦稍有異同至此碑創造筆法奇而不詭於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謂命世豪傑張懷瓘目以沈箸痛快黃長睿稱其字勢雄健猶覺無獨有偶郭宗昌金石史乃嗤爲牛鬼蛇神真可謂矮人觀場矣

隋美人董氏墓志跋

汪鋆十二研齋金石云此志未見前人著錄志云美人董氏汴州恤宜縣人也按汴州卽今之河南開封也隋書地理志河南郡無汴州僅於滎陽郡下系開封所謂汴州恤宜縣隋書無其地是可疑者一也志云開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終於仁壽宮山第文帝本紀是年二月庚寅幸仁壽宮七月李代賢反秦王俊坐事免而無美人終於仁壽宮之事其可疑者二也志末云開皇十七年十月丁巳

朔十二月乙卯上柱國益州總管蜀王製按文帝本紀載是年五月蜀王秀來朝而庶人秀傳無一語及其事且無秀能文章之稱其可疑者三也志首書董氏曰美人當是帝所襲號而文皇時此號未見隋書后妃傳序云煬帝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今乃有美人才人之稱然董氏終於文帝開皇十七年則美人何自而稱其可疑者四也惟文體婉妙是陳隋問手筆字跡端妍含古意與歐虞伯仲可寶也石藏上海徐渭仁家渭仁名其齊曰隋軒謂此石也

余按注氏平日並未涉史傳但見此志是隋時之作卽檢隋書查之又是不詳審妄肆譏彈不值方家一笑也隋書地理志黎陽郡浚儀縣下明載東魏置梁州後周改曰汴州大業初州廢元和志周宣帝改以城臨汴水故也又隋書樊叔略傳周建德末拜汴州刺史楊素傳周末爲汴州刺史令狐熙傳以熙爲汴州刺史其年來朝通鑑系於開皇十五年文帝紀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煬帝大業二年并省天下諸州是隋自開皇至大業初皆有汴州何謂隋無汴州其載

於浚儀下者卽今之祥符在隋時屬滎陽郡不屬河南郡汪氏並不考隋之河南治洛陽去汴水甚遠也至於恤宜縣隋志誠無之此縣當是隨置隨廢故大業縮籍無載且隋志之漏落不一而足見余所著隋書地理志考證此一不足疑也其云文帝於開皇十七年二月幸仁壽宮不聞有美人終於是宮按魏書隋書美人視三品宋書齊書美人爲散秩據隋后妃傳其名位在三夫人九嬪婕妤之下況是時獨孤嬪妬自嬪以下損其服章降其品秩以尉遲迴女孫得

幸於仁壽宮后且陰殺之何有於董美人之死而載之紀傳乎此二不足疑也又謂蜀王秀無文章之稱此亦不然庶人秀傳有楊素作檄文置秀集中是秀且有文集觀其所上表亦情辭哀感非不能文者且蜀王秀以其年五月來朝董氏之死正其在朝之時蜀王縱不親作其志獨無幕僚代筆乎此三不足疑也又謂煬帝叅詳典故自製嘉名乃有美人才人之稱謂開皇時不得有此稱此則全不考歷代之制者按漢書外戚傳序有美人之號又見孝惠張皇后傳孝成趙皇后傳及石

奮後漢書皇后傳序有虞美人江表傳張布女王隱

晉書御覽一百四十五下至宋齊北魏等史皆後宮有美人

之稱隋文帝雖不設三妃而自嬪以下尙置六十員

此美人當在其數煬帝所製嘉名謂貴妃等三夫人

順儀等九嬪耳非謂煬帝時始有美人才人也此四

不足疑也惜當日徐氏珍祕過甚拓本不多兵燹後

其石不存遂如星鳳此本有翁覃溪印方小東印當

是初出土拓本尙未入徐氏家藏者尤可寶也

光緒丁未九月宜都楊守敬記

隋太僕卿元公墓志跋

此志空其諱其字智字上又空一格殊不可解志稱

六世祖遵高祖素並見魏書及北史惟曾祖忠魏書

爵城陽公非城陽王與志異祖曷徐州刺史按魏書

北史無曷名而有忠子壽興亦徐州刺史爲其兄暉

所譖死臨刑自作墓志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

道無時其年不永李延壽避唐諱嫌名故以景代曷

魏書多闕後人以北史補之故仍以景爲曷而又以

壽興標目也其父最司徒公樂平慎王北史稱最字

壽興標目也其父最司徒公樂平慎王北史稱最字

幹從孝武入關封洛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其下闕而不言其爲華敷南秦并幽晉六州刺史蓋在闕中惟樂作洛又無諡慎耳魏書則竟無其名案元和姓纂壽興少子勗司徒樂平王生亶亶生文豪太僕少卿據此志與北史則勗爲最誤無疑元公爲最之子則其名當爲亶但元公年六十有四志不載其有子其夫人姬氏墓志亦不言有子則又疑此元公爲亶兄弟行莫能定也志所稱官制大抵與史同唯其高祖素爲內都大官不見魏書官氏志而

元公所歷之官如左給事中士主寢掌式司御少駕部亦不見隋書百官志蓋史略也所稱地理如其父最爲華敷南秦并幽晉六州刺史按南北朝刺史兼諸軍事者例以首一州爲治所此當稱華州刺史而稱六州刺史者南秦幽州去華敷并晉甚遠當是先後所歷之官故總稱六州刺史也唯其曾祖忠爲相太二州刺史太州不見於魏書當是太武所置旋廢故地形志略之按唐書地理志北都太原府武德三年以太谷祁置太州六年州廢元和志略同是唐之

置太州當因魏舊卽今之太谷縣也至元公於隋爲益州武康郡見隋志梁州蜀郡下扶州見梁州同昌郡下渝州見梁州巴郡下夷陵郡見荊州下其封豫州建甯縣男在周宣政元年隋志豫州所屬無建甯縣則隋志之疏也其年八月又錄晉陽之役加使持節大將軍嘉定瞿木夫謂是周本紀保定四年正月楊忠破齊長城至晉陽之役案元公卒於隋大業九年年六十四逆溯至周保定四年年纔十五未必與於兵事亦不得越十五年至宣政元年始錄其功余

謂周武帝建德五年十二月伐齊於并州擒齊安德王延宗晉陽爲并州治所爲齊之別宮晉陽陷則取鄴不旋踵故稱晉陽之役是年元公遷司御上士年二十八故得與于其役滅齊之次年卽宣政元年故錄晉陽之功封建甯縣男加使持節儀同大將軍爲一事以元公自建德以前職並居中無軍功之可言也而志若分爲兩事者亦不可解矣懷遠鎮今不可實指其地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有汝羅懷遠襄平巫閭四守捉城其地當在今錦州境又安東上

都護府有懷遠軍天寶三載置其地當在今奉天境
未知誰因隋舊鎮也至其隸事殊爲典雅如識鎮表
於觀虎用王戎事見水經穀水注引竹林七賢論孟
晉迨羣見班孟堅幽通賦蓋孟晉以迨羣兮曹大家
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謂
元公早達也此事罕經人用望袁准而高視卽袁準
准古準字見晉書顧蘇林而載馳未詳豈卽注漢書
之蘇林耶巴祇暗居不凡官燭御覽八百七十引謝承後
漢書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闇瞑之中不然官燭
是其空格爲然字王闕獨坐不發私書御覽五百九十五
引吳錄云王宏爲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畏豪族號
曰王獨坐統昆 之令丞按漢書百官表有牧橐昆
蹠令丞是空格爲蹠字爭見王陵之節爭上空字是
廷字崇望上本無缺字亦空一格聖上誤作聖士此
則不能不咎察書者之疏也

隋太僕卿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跋

夫人姬姓下當是著其郡望而亦空格何耶曾祖懿
祖亮父肇並爲達官而魏周史皆無傳祖亮爲燕州
刺史案地形志東燕州下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
州孝昌中陷天平中領流民置寄治幽州宜都城通
鑑魏孝昌元年八月杜洛周反于上谷圍魏燕州刺
史崔秉二年五月秉率衆棄州奔定州崔秉傳亦同是亮
之爲燕州在崔秉之前然未詳其地據常景傳自盧
龍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又以元譚屯居庸關是其

地當在幽州西北故常景傳直稱杜洛周反于燕州
其地必逼爾上谷隋志懷戎縣下北齊置北燕州紀
要在懷來陁北疑卽因魏之燕州故址置北燕州其
地在今保安縣西南於魏時在恒州之東而東燕之
西也於地望皆合志云父肇爲東秦州刺史地形志
東秦州太和十五年置隋志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
北華州寰宇記孝明帝二年改則姬肇之爲東秦州
在魏明帝熙平以前又爲勳晉建絳四州諸軍事勳
州總管按隋志絳縣下後周置絳州建德五年廢地

形志建州永安中置元和志周改曰澤州隋志絳郡
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隋志稷山下有後周
勳州置總管府後改曰絳州是則肇之爲勳州總管
在周時神水郡隋志臨真下有西魏神水郡後周廢
周書武帝紀建德五年封神水郡公姬願爲原國公
此未知與姬肇爲何屬馬家高行終降志於袁門此
用袁隗妻馬融女事見後漢書列女傳曹氏淑姿且
悅已於荀氏此用荀燦妻曹洪女事見御覽三百引
晉陽秋掄狄委他用禮記玉藻夫人掄狄鄭注掄讀

如搖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後世作字異耳案說文褕翟羽飾衣是本字當作褕柳宗元賀冊太上皇后表褕狄亦被於恩光亦用本字若夫狄作狄珮作珮畫哭作畫哭直是誤字不得以俗別爲解也兩志書法並精整此隋代變南北朝書體之始以蘇孝慈尉富娘照之可知其時風尚矣而包慎伯定爲歐陽信本書趙益甫和之余謂此兩志有歐之流美無其淳古且志中每多誤字信本爲十八學士中人何至于此今石已破裂拓本日希遂若星鳳丁未夏攜之上海甘君翰臣見而酷嗜之遂以歸之歸而詳考如此

光緒三十有三年九月宜都楊守敬記於鄂城菊灣

隋武衛大將軍吳公李氏女墓志跋

此周尉遲綱之孫女字於李氏未婚而歿者志云姓尉字富娘省遲字亦如万紐于謹但稱于謹也曾祖兜周柱國太保公案周書尉遲迥傳父侯兜尙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而不著其爲柱國太保公此可補史闕而只稱兜者亦省俟字祖綱周書有傳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按周無吳地而封以吳國者以其兄迥平蜀卽封蜀公時周志在滅陳故以吳封綱以滅吳之計屬綱也

或謂隋志江都郡後周有吳州按周書宣帝紀大象

三年梁士彥拔廣陵又趙文表傳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于顛爲吳州刺史是周之吳州因大象二年拔廣陵所置武成時無吳州也足知尉遲綱之吳公爲遙封也保定元年拜少傅大

司空與志合綱薨於保定四年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不言入隋之官吏例也此志不溯在周之官亦金石例也唯尉遲迥以楊堅有篡逆之跡以相州起兵爲韋孝寬所破自殺其子惇祐並其姪勤皆追斬之勤卽綱之庶子也而安不從坐者良由隋文本以迥位望夙重徵以會葬圖之非迥夙有嫌怨故不及其族富娘許字李氏當其時其父安尙爲左光

祿大夫左武衛大將軍又綱之子運爲秦州刺史運子靖大象末儀同大將軍及入隋必仍爲達官故志稱家同萬石產擬四豪則固非李虎李弼李遠之裔莫得而攀附者也而志不指明誰家何耶李氏早天富娘未嫁而歿其母以其骨歸李氏而合葬此幽婚之先見者此志書法峭健上嗣丁道護下開歐陽率更實出元公姬氏墓志上在今所出古墓志無與匹者同治間出于長安後爲山左李山農取去近日拓本遂希未知原石存否有重刻者遠不逮矣余恐妙

迹湮絕也攜至上海石印之合元公姬氏董美人爲
四隋志以四志皆墓志之絕佳者又皆希世之物余
五十年南北搜索始克合并甘君翰臣聞而唏焉以
重值求購余以翰臣夙不好金石乃聞余言遂如鉞
芥之合不可謂非知遇也因以四原本歸之
光緒丁未九月宜都楊守敬記

北涼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

此碑爲陶齋制府考察政治於德國柏林博物院
中拓得蓋德人間關數萬里而載去者碑缺題額臨
桂况君定爲沮渠安周造寺功德刻石其說當是也
而於碑末題平三年不置一辭或以爲魏宣武永
平三年則非也考安周入侍於魏在蒙遜義和元年

魏書不著安周入侍年月通鑑編於宋元嘉八年乙
酉此必本於崔鴻十六國春秋明人輯本載於蒙遜
義和元及牧犍承和五年魏徵其世子封壇入侍
年是也載於元嘉十四年是時安周當以得代回國其爲樂
都太守必在此後蓋蒙遜時樂都尙爲乞伏熾盤所

據七年魏人姑臧牧犍降次弟無諱以酒泉太守降也魏封爲酒泉王魏太平眞君二年魏奚眷討酒泉無諱西奔遣安周擊鄯善無諱自率衆趨高昌據之高昌本屬北涼蒙遜嘗以隗仁爲高昌太守此遣使於宋時闕爽自爲高昌太守故無諱破之甚易宋以爲河西王魏書稱無諱之趨高昌留安周住鄯善而宋書則云留從子豐周守鄯善以魏書鄯善傳證之則安周之在鄯善頗受剽劫魏以成周公萬度卽討鄯善降其王眞達而封韓牧爲鄯善王以鎮之安得復容沮渠氏羈留其間是安周與豐周皆住鄯

善未久魏兵至必同遁高昌就無諱及眞君五年無諱卒安周遂代立遣使於宋宋封爲戊巳校尉河西

王以高昌本爲前漢戊巳校尉屯所也魏書高昌傳則其

國都在高昌不在鄯善無疑安周以眞君五年立和平元年爲蠕蠕所并通鑑載此事於宋大明四年是也此碑立於建西之年計安周在位凡十六年魏眞君六年歲值乙酉爲安周之二年與碑三年不合魏太安三年歲次丁酉爲安周之十四年與碑建西合矣而碑字不似太安考安周父兄皆自改元潛號安

周雖失故國尙仍稱河西王其改元固意中事丁酉
之三年或其最後之改元也至若魏宣武之永平三
年上距和平元年且四十九年時代遠不相及通鑑
於宋大明四年載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
氏魏書但稱爲蠕蠕所并不言殺安周通鑑當採於十六國春秋原本以闕伯周爲高
昌王是安周且不保其身其臣非虜卽散安得於數
十年後復爲立碑頌德乎覈碑文但稱其造寺功德
非思其遺愛又絕不及其流離顛沛亡國之慘則碑
所載中書郎中夏侯口典作御史索甯明明爲安周

爲王時人且安周故國爲魏所奪新都又爲蠕蠕所
并蠕蠕亦非魏之藩屬何至其臣民而稱魏正朔乎

况永平三年建寅非建酉其不得敷合斷然矣擬撰北涼

世系表別至碑作且渠與宋書合晉書魏書通鑑作

沮渠此同音通用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是其證

也牧犍爲茂虔或是二名在魏稱牧犍在宋稱茂虔

亦情事所有敦煌爲十六國文物第一中土古書多

藉以存詳見宋書及通鑑注不應有翻譯之異也此碑文辭斐

然非博涉內典者不能其中鄙別之字頗有今存北

碑所不見者惜歲除始寄至鄂加北風雪十指如椎
使者守候不及詳考也至繆况二跋以魏有留安周
住鄯善之語遂未定碑出何所但以在天山北路渾
言之今參考宋書魏書高昌鄯善等傳而後知此碑
之出必在高昌境內也漢書西城傳從鄯善傍南山
西行爲南道自車師隨北山西行爲北道高昌卽車
師前王庭在天山北路是矣鄯善爲今噶順沙磧是
天山南路非天山北路也光緒丁未春正月人日宜
都楊守敬記於鄂城西北菊灣寓廬時年六十有九

漢孟廣宗碑跋

此碑於光緒二十九年新出於雲南昭通府城南十
里白泥井碑缺上截無朝代年號但有丙申月建臨
卯後又有十月癸卯字今以丙申十月癸卯推之光
武建武十二年和帝永元八年桓帝永壽二年並丙
申十月有癸卯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晉武帝咸甯二
年成帝咸康二年值丙申十月無癸卯以碑字體定
之似韓仁銘尹宙亦不似東漢之初其在和桓之世
乎然廣宗以丙申二月卒未必卽以其年十月葬此

則不敢質言之也碑又云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

息按嚴道前漢屬蜀郡後漢屬蜀郡都尉後漢書西

南夷傳靈帝時以蜀郡都尉為漢嘉郡晉志蜀章武元年立誤也

三國時亦屬漢嘉益部耆舊傳衛繼漢嘉嚴道人晉志亦屬漢嘉寰

宇記稱李膺益州記晉永嘉分崩李雄竊據此地荒

廢是自兩漢至西晉並有嚴道縣武陽則兩漢魏晉

宋齊皆有之是碑文字簡拙王君捍鄭既為詳考

余復就其可解者釋之如四歲失母十二漕官漕即

隨字謂其母早卒隨其父武陽之官也又云受韓詩

通孝經乃續以二卷二字當是其著書然不辭矣又

云為問蜀郡何彥珍女用禮記問名納采之義又云

未娶闕下是廣宗以殤亡故銘辭有淵亦遇此謂顏淵

也其末又云顏路哭回孔尼魚以下並七字句蓋以

哭字貫下謂孔尼哭魚也廣宗兩世仕於蜀中當習

聞楊鳥事而不以相比乃上擬淵魚可謂不倫又云

我子大聖抱道不施尙困於世是直以先聖作解慰

之辭何其僭耶又云澹臺忽怒沒流河此事與廣宗

無似不知何以施之昭通府相傳為漢牂柯郡地余

無似不知何以施之昭通府相傳為漢牂柯郡地余

以水經注考之則為犍為郡堂琅縣地別詳廣宗蓋世

為堂琅縣人故其卒而歸葬其鄉也地處邊徼文翁

之化亦難遍及故綴文之士罕購金石之例未爛無

足怪者不得概以相如子雲律之也

光緒丁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書時年七十



富

宜都楊守敬



70022795

2296

700
12